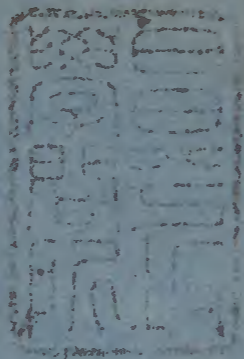


瓊臺類稿



漢書門		三五	函	號	類
一	四	七	六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漢書
三五	函	號
一	四	冊
三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543
冊數	14	( 6 )
函號	314	30

六



瓊臺類稿卷之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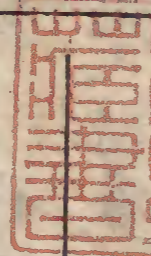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序譜牒類

鳳陽蔡氏家譜序

一代以前帝文下降必甥舅之國後世雖無封建  
之制然所謂主家者必亦衣冠之品族簪纓之華  
胄也其世於家澤益與國齊休有非其他臣僚家  
可比焉則夫譜牒之作烏可少哉駙馬都尉鳳陽  
蔡君選尚淳安長公主清脩博雅於一切紛華聲



色之好漢如也間嘗語予友勳部大夫左君時翊  
曰人家之事以何者為先時翊曰家必有譜最先  
務也乃屬筆於時翊一以歐陽氏為法譜其所可  
知者凡七世既成介其西賓俞大有振明永予言  
引諸首予惟鳳陽蔡氏積功累仁非一世矣而始  
大發於都尉君誓則河之在地也其始發源於星  
宿海固亦涓涓然耳既而經崑崙凡數折而後入  
中國不知所會合之水凡幾源派也所行既遠所  
受既多而後汪洋浩漫滔滔汨汨以東入于海所  
至之處天下之人望而知其為河不假問津尋源

而後得之也雖然彼徒見其滔滔者耳若夫涓涓  
之始所以合千支經百折者非實乘槎遇其流而  
上之履其迹而究之抑曷由得其曲折而知其源  
委之所由來者哉此都尉君家譜所以作也後  
為君子子若孫者其尚審藏是譜每一易世譜  
增錄必詳以謹慎以都尉君所以尊其祖敬其宗  
收其族以昭其後人者今日之心為心世世不  
志述事以傳其先聲于以所家世之慶于以承  
朝宗之思於乎一而無窮焉願不建歟

是陵王氏家譜序

子文流後正凡言先生以南雍大司成秩滿東

京師

天子憐之以為南京吏部右侍郎之任出其所  
脩正文新書見亦且屬以序夫言天也而謂  
初而人以之凡人受姓以為人皆在二八以前計  
其立心之初良工而得生之禪述以至  
德信高下不遠於昆陵之先山百  
又何如也  
世而  
其

不窳有邦以來歷世十有五而至於文王中間經  
夏商二代更三十有二生歷年一千七十有餘而  
詩人詠文王之德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周國  
雖舊至於文王所以受於天者其命則新也雖然  
國之所受於天者命家之所傳於祖者德王姓亦  
出於周乃文王二一四世孫靈王于子晉之後厥  
後分為太原琅琊一派今昆陵之王自以為出自  
小令蓋琅琊派也天下族姓王景鉅而且蕃以遠  
故列名史冊者比他姓獨多然其所以著美當時  
流芳後世者皆以其德也王氏子孫其尚世世守

茲新譜而人人思所以新其德者譜之系僅五世  
而三世有顯官其所已載而可知者雖止於五  
其所未載而不可知者 氣之禪自天地開闢以  
來已有之一氏之傳自三代錫土姓以來已有之  
不但自淮南而來昆陵也孟子勸滕文公力行以  
新其國予於先生之新是譜亦願王氏子孫咸加  
勉以新其家焉新之之道奈何湯之盤銘曰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人人新而又新世世新而又新  
新新不已則王氏之譜恒以德傳而與之偕新百  
千萬世無窮已已唐人論文者謂日月終古常見

而光景常新予序王氏斯譜請借斯言以望於其  
後之人俾日新其德云

天台黃氏族譜序

古之人重世類也於夫人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  
世尚作詩以諷刺之况夫已之世類者乎自古世  
之賢人君子家之孝子順孫未有不重其世類者  
也惟其重之是以豫為維持聯絡之具使之不至  
於棄且絕焉維持聯絡之具在周以前有大小宗  
法在漢以後有秘閣左戶之藏宋以來則官局廢  
而人家譜牒之作誠不可一日無焉者也譜法在

宋有歐蘇二家世之作者往往擇用其一今天台  
洞黃黃氏譜乃兼二家用之而又益以墳墓志遷  
徙考婚姻世考其於洞黃黃氏一族之世類至是  
無遺恨矣選部正郎黃君孔昭其宗人之英也出  
茲譜以見示且曰此某先大父松塢公先君子職  
方公所脩而某緒成者也先生於凡人之氏族多  
究心幸為一言使其之世類有所據依幸甚予惟  
河流自西域萬里外以入于中國於人本無所與  
也而世之好事者尚遡流以尋其源之所自出凡  
分流合派莫不旁考用資所學以為該博况夫

人之生也其祖宗受姓之源流可不加之意乎按  
黃氏嬴姓顓帝曾孫陸終之後受封於黃子孫以  
國為氏十四氏之一也今光州定城西十二里有  
黃國故城是其地也或者謂黃氏有二一出高陽  
氏其後為江黃諸國為楚所滅其子孫仕楚者有  
黃歇一出金天氏其後有蓐黃之國為晉所滅其  
子孫仕晉者有黃淵或者又謂嬴之得姓始於伯  
翳祖皐陶而本金天二者之說不同予竊以謂伯  
翳與高陽同出而黃國近楚自漢以來黃氏顯者  
多望江夏意者江南諸黃皆同出乎此而其族之

在比者容或別出金大不可知也蓋嘗考漢以來  
黃氏以江夏為望宋以後黃氏以金華為宗在漢  
若尚書令香太尉瓊其表表者也唐之江夏會稽  
零陵洛陽晉安八郡各有黃氏此皆望江夏者也  
宋於金華之外若越之剡洪之分寧豐城信之弋  
陽荆之監利為五大族皆宗金華者也今洞黃之  
族云自其十四世祖都監公始自邵武來徙於台  
則台之黃本出於閩唐定氏族閩中四姓林鄭陳  
黃而所謂八郡之晉安即閩中地也閩黃氏其居  
邵武者獨盛於其它在宋有如履如潛善如中如

伯思諸人在元猶有清老今台之黃校之邵武雖  
若有間然子姓綿綿如瓜瓞然安知自此以往豈  
無有與之相似也哉雖然昔人有言古之聖賢不  
繫於世類然相繼承者謂之世同生聚者謂之類  
實一氣之流通也有此氣則有此類有此類則有  
此世同一其種類而世次以相承其氣體貌習之  
禪續因仍實亦未嘗不相似也裳裳者華亂章有  
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為黃氏子若孫者既有其  
有矣尚相與勉旃務求以似其似也於是乎序

豐城涂氏族譜序

古者姓氏皆著地望如王則太原琅琊李則趙郡隴西崔則清河盧則范陽之類是也自中正之官不設左戶之藏不備而肉譜之學世不復講姓氏散於天下所在而有不復土著所謂郡望者特空名爾惟涂一姓望於南昌而其族姓亦特盛於所望之地今猶古也唐以前未有顯者至南唐有涂虞者補豫章志涂姓於此乃昉見於載籍在宋登進士第者有天明有正勝有堦元有潛生皆洪撫間人二郡皆古豫章地也入國朝以來涂姓發身科第列官中外者比宋元為盛然皆不出洪撫

之間否則其隣境也其他郡邑間有一二究其所自來其不自二郡分也蓋鮮矣豐城曲江涂氏為邑著姓予所及識者今廣東按察副使涂君君自庚辰進士拜監察御史一再出巡皆凜凜行風裁今奉璽書整飭兵備于海南子家瓊山時以內艱家居間過予出其所脩族譜見示予觀天下姓氏不著地望也久矣今人求王於琅琊太原求李於趙郡隴西殆猶昔人所謂求金錡錢鑄刀鈇於鐵爐步也名存而實亡矣孰謂數百載之下千百姓之中乃有一姓獨著舊望如豫章之涂者乎



絕無而僅有者也夾淦鄭氏謂涂因水為姓而今  
南昌志無所謂涂水者豈古豫章郡兼今敷郡之  
地而涂水乃在今池郡界邪否則古今水名隨時  
改稱有不同邪或者又謂涂本百塗山氏南昌尉  
始去土為涂塗姓別出散處四方惟涂至今居洪  
撫之間為多豈皆南昌尉後邪二者必居一于此  
矣雖然王盛於琅琊以梓覽兄弟之孝弟李顯於  
趙郡以贊皇父子之功業苟為不然徒假此以市  
婚矜世亦奚取其為阻哉予願涂氏之子若孫若  
若玄觀憲副君之茲一譜惕然感發以為凡洪撫

之間涂者倡使皆始憲副君之邁往有為於時則  
涂在今世亦將如王李崔盧之在前代矣顧不備  
歟予因憲副君請勉書以為曲江涂氏族譜序非  
但為一曲江也蓋以告凡今之涂姓者云

新安汪氏重脩家譜序

今氏族之在天下幾於千數隨處散處無復地望  
者矣惟程汪二族在新安者獨著焉二姓之先皆  
生為豪傑死而廟食於其鄉數百年猶一日也汪  
氏唐越國公華之後華卒為神於歛世所謂汪王  
者一郡六邑之人咸尊祀之國朝著在祀典歲

命有司行事焉。今邵人見汪姓者皆敬讓之曰：此汪王後也。汪古汪芒氏之後，在魯有汪錡者，以童年執干戈死社稷，汪姓見於經史者始此。所謂魯公之子襄公之弟食邑於潁川，開國為侯者，春秋時無此制也。潁川在今許潁間，去曲阜特遠，魯乃公爵亦無遠越千里而封人以侯之理。且潁川各郡開國設侯，非春秋時事也。當以古汪芒氏為正。汪氏在唐以前史無顯者，自宋以後新安之汪後先相望，其間宦業最鉅者伯彥，文辭最工者彥章，忠義最顯者立信，其他如仲容之經學，應辰之

正大，大猷之仗義，若此者，明遠之清約，雖或徙居他郡，然皆出自新也。嗟乎！天下之玉非但崑山也，而世之言王者必稱焉，表所出也。今汪氏散在天下，而人獨稱新安者，不亦猶玉之在崑岡乎？為汪氏子孫，其尚知所自重，溫然栗然處者，如玉之韞山出者，如玉之成器，慎無石視其玉而甘於混而無別也。越國十世孫醴陵知縣道成，其先志績脩其世譜，凡八十世，久而詳明而盡。今世人家譜謀所未見者，聞介其鄉人刑部主事謝君恭求予文序其首。予既為正其所自出，而又歷舉其

宗袞以勉其後人後之人尚克欽承之而無忝乎其先哉

吉陽裴氏族譜序

裴之先與秦同祖風其姓嬴其氏河東聞喜則其郡望也其始出自顓頊裔孫太業生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生皐陶皐陶生伯益伯益生大廉大廉五世孫仲衍其四世孫軒軒生瀉瀉生飛廉飛廉生惡來惡來生女防女防生方皐方皐生大允大允生大駱大駱生非子是為秦始封之祖非子之孫封裴鄉侯因以為裴氏也六世孫

陵當周僖王時封為解邑君乃去邑從衣為裴裴之為義衣長貌也其後陵裔孫蓋仕漢為水衡都尉其九世孫燉煌太守遵自雲中從光武平隴蜀徙河東安邑安順之際又徙聞喜故裴氏在聞喜者為盛焉裴氏莫盛於唐而出聞喜者什七八如矩如炎如行儉如遵慶如潏輩皆聞喜者所出也而莫盛於晉公晉公十四世孫有曰瑒者當宋之時為雷州守既而改吉陽軍軍即今之崖也其子聞義以蔭補知昌化軍愛崖之南漏村山水之勝遂卜居焉忠定趙公忠簡胡公謫于崖皆主於其

家忠簡以其為晉公後取左傳盛德必百世祀之  
語名其所居為盛德堂又為之銘云聞義子二曰  
嘉曰瑞瑞生鴻飛鴻飛生豫豫生德厚德厚四子  
孔裕孔明孔倫孔文其後子孫日以衆多族屬日  
以蕃大崖之稱官族者首為嗟乎裴氏之盛自漢  
陽吉平侯茂始自是而後分而為西眷之族洗馬  
之族南來吳之族中眷之族不可一二數也而今  
皆不可考矣獨晉公之裔遷于海南者尚綿綿不  
絕如此豈非盛德之澤未泯乎入國朝以來亦  
多有顯者予所聞者交趾鳳山縣令士能某江太

守初所及識者慶遠司訓盛盛之子鄉貢進士宗  
禮崇禮卒業太學其季琛又膺有司貢為太學生  
其盛蓋未艾也宗禮末京師以司訓先生命徵  
子序其所重脩譜予觀其世系有圖紀錄有譜披  
閱之祭一覽可以盡之予尚何言哉特為考其族  
姓之所由得郡望之所由著使其後之人有所徵  
云

瓊山沙氏宗譜序

瓊之著姓閩產十七八其來多在宋中葉以後惟  
沙世出自西域則在勝國時來也元人奄有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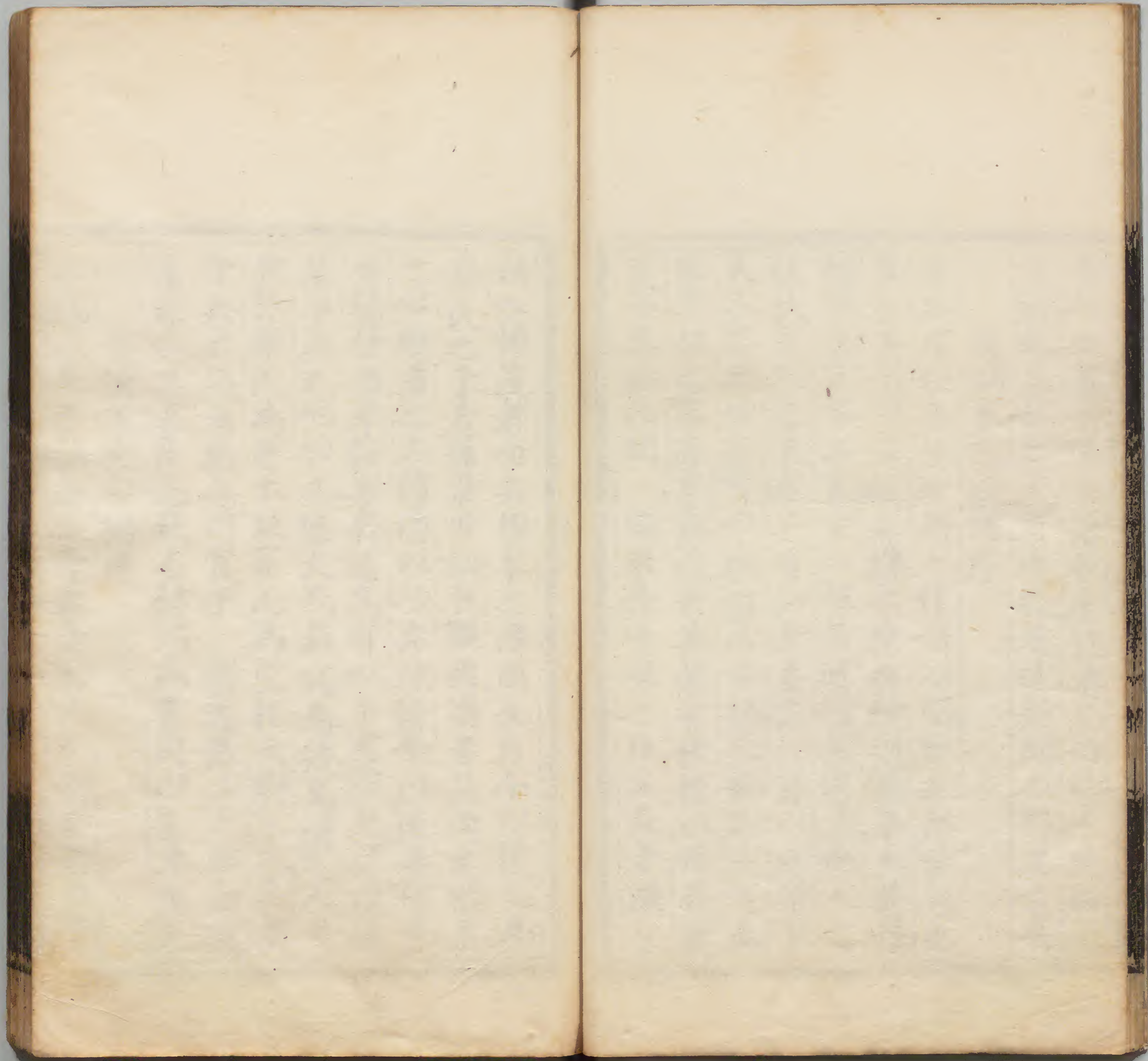
其官之正員率用其國人暨西河偉兀而諸族運  
去物改不復能歸然往往循其故俗不之變有能  
毅然變之而歸於先王詩書禮樂之教不謂之豪  
傑之士可乎瓊山沙氏世居郡域之南橋相傳在  
勝國時有諱萬金者由宣差任達魯花赤娶邑之  
烈艘藍氏女生子班其後北歸遺藍氏及其子于  
瓊遂家焉元制凡郡縣正官皆曰達魯花赤職任  
有大小而名稱無不同者今傳者止稱其官而不  
著其所任意者宣差公仕他郡偶以事來瓊烈艘  
古津渡處於此濟海遂娶藍氏去則遺之耶又書

幼時侍先祖思貽翁每聞其談及元末時事陳子  
胡起兵文昌直抵郡城時安撫元帥沙某者棄城  
渡海而北所謂沙元帥者公豈其族類耶然皆無  
所於考矣雖然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苟能  
以德學傳家本之以仁厚行之以信義禮讓以節  
之詩書以文之則可謂世家矣奚必拘拘於其所  
自出哉沙氏之賢者曰玉字中美曰瓊字中某曰  
瑤字中純俱獨行卓識所謂毅然變其舊俗者中  
美翁仕終巡檢其子洪文遠習於禮而能文以春  
秋舉進士累不利今年貢春官試中將卒業南離

臨行出其所脩家譜求序引濟兄伯清中純翁之  
子壻也蓋於丘氏有連於是述所聞以引其首云

清瀾朱氏家譜序

家其可以無譜乎譜之作所以明世系辨宗族也  
世系不明則宗族無辯宗族無辨則尊卑失其序  
親疎失其等甚至塗人親屬通譜異宗冒他人之  
後戕自己之支有不自知者矣家其可以無譜乎  
夫人之家皆不可以無譜而世祿之家尤不可無  
也世祿之家有官爵以世其榮有秩祿以世其養  
有非庶姓比矧 國家於世祿之臣父没子繼



所以暢茂者由其根本之深固也自今以後凡為  
樂氏之子若孫世世相承觀茲譜者其尚思體君  
之心繼君之志積德以培其根脩學以達其枝使  
其蟠結深厚敷布廣遠高可以干雲霄大可以蔽  
萬牛與天地相為悠久而無窮焉將見橫之人世  
世稱樂氏為喬木故家而為望於一鄉豈不美哉  
予與君同出嶺南同官于朝者餘二十年相與  
素厚於其求序也故不辭而為書此以示其後人

寧浦王氏宗譜序

正統戊辰予始游太學寧浦有王氏潤卿者與羊



城吳克讓同齋舍相得驩甚予昕夕過從談笑者  
移時其子春侍學焉後克讓終慶遠知府潤卿以  
高陽貳尹致仕家居春領戊子廣右鄉薦掌教陽  
江今年起復來京師改教定安以故人予見予  
於辟雖捧其所作家譜懇而求予序且曰先世本  
出完顏元初有仕為長沙教授者遂居長沙由長  
沙而徙江都再徙京口之丹徒至先大父洪武初  
謫戍廣右之馴象衛後馴象自思明徙寧浦遂定  
居焉先祖存日常略疏其所知先世之世系以為  
譜一時儒紳亦有為之序者矣先父志欲續成之

徒以多故未暇及晚年嘗以屬春今春幸以儒科  
發身為校官敬述父祖未成之志而緒成之伏以  
大人先生於先父有一面之雅敢祈一言以引其  
首予惟孟子有言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是  
故大而天下次而一國又次而一郡一邑小而一  
家莫不各有所當急之務人家之務之急孰有大  
於承緒祖宗垂則子孫者乎必欲承先而衍後使  
之不迷其先而百世之後恒如一日者譜謀之脩  
也人家最急之務孰有先於此哉今王氏父子切  
切以脩譜為事而皆未底於成茲幸卒成於其孫

之手使其後世得有所考而知其源之所自來得有所據而知其派之所由分自是以往世世繼而承之續而衍之以至於千百世之久而無窮焉可謂知所先後而能急其所當急者矣潤卿有子如此其不死矣夫非但不死其身而王氏祖宗亦皆不死矣為其子若孫者尚毋死其先而迺續生生之不已哉

潮陽王氏家譜序

天下姓氏幾至千數而王一姓獨居其中之什一雖窮鄉僻邑聚姓至數十必有王氏居於其間惟

其族多而人衆故其世易至於混淆無別故凡天下族姓皆不可以無譜而王氏尤不可無焉潮陽城南王氏其先閩之莆田人在宋有諱覺萊者仕為廣東驛司幕職奉檄署邑之隆井鹽場事遂居邑城之南生子號南軒南軒生宗發宗發生椿及容容生仁仁生崑崑為邑庠生為有司勸駕上春官既試中將往南京國子監詣予謂曰崑承先世基業恒有志欲脩家譜顧以羈縻學校未暇也今幸得列大學生之後且將循例卒業于家遲以歲月此志庶其少遂矣乎敢祈先生預為一言他日

編成冠于簡首豈非寒宗之幸哉予惟天下族姓  
最蕃盛者莫王姓若王姓所以蕃盛者以其所出  
之多也有姬姓之王有媯姓之王有子姓之王有  
虜姓之王近世又有所謂匡姓之王者所出不一  
而足非若他姓之止於一本也閩中之王皆云采  
自固始固始之王祖閩王審知今潮陽王氏自謂  
閩產其亦固始之支流遺裔歟雖然古者豪傑之  
士往往特立崛起政不待附麗憑藉而後有為於  
時流傳於後也在宋時有若王大寶者一旦鵲起  
於嶺海之間直躬勁節燁燁朝著間流芳史冊至

今不泯亦潮人也亦王姓也噫有為者亦若是崑  
乎其思所以效法之或為崑之子若孫者尚勉承  
之永永無斁

### 青陽程氏家譜序

古者譜牒領於史官藏於中秘而士大夫亦往往  
以譜學名家故天下之郡望名宗不必家自為譜  
人自為書而支派分合世系承續瞭然在人耳目  
不可誣也近世則不然故雖世祿之家詩禮之胄  
亦有不知其世者間有譜牒然或三五七世而止  
則又多出綴拾之餘不然則票竊他宗而贅附之

求其二十餘世支分派別繼繼承承如青陽程氏  
茲譜者蓋亦不多見焉青陽之程分自新安新安  
之程來自廣平廣平之程始周伯休父推伯休父  
而上原於軒轅氏之重黎其受姓也遠矣舊譜又  
散逸今其裔孫平山教諭士勉始分教興國時承  
其尊翁命重脩之自其祖十府君而下凡二十餘  
世圖之譜之系序之承傳支屬之分異昭然如指  
諸掌嗚呼其用心也勤矣間來 京師出以示予  
且求序予嘗觀秦漢以來譜牒之書存於唐者凡  
十七家三十九部一千六百十七卷上自天潢之

派下至士庶之家莫不得以考證而歷代之儒生  
文士如何承天賈冠王僧孺李守素路敬淳鄧名  
世諸人皆以譜學知名於時非獨自知其宗也而  
凡天下之人之宗之族其所自出與其所由分皆  
能歷歷合而別之嗚呼今世不獨無是人亦不復  
見是書矣豈非千古之永慨也哉有能詳其世系  
自成一家之書遠而真明而盡是亦可尚也已然  
則予於程氏斯譜寧能已於言耶書以歸之

瓊臺類稿卷之十五終

瓊臺類稿卷之十五終

瓊臺類稿卷之十六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序卷冊

五一居士詩卷序

昔歐陽子自號六一居士蓋以己身均於五物之間而各一之以為六也今潮陽有盧先生者亦自謂有筆墨紙硯各一與己為五而自號五一居士焉得非聞歐陽子之風而竊取其意歟歐陽子一五物而為六人居物之間也先生一四物而為五

人資物以用也人居物間人與物猶殊也物資人  
用則物與人一矣夫凡受形天地間無非物也物  
物也人亦物也人以一物而物於衆物之間獨異  
而且靈故天下之物無一而不為吾之所有故以  
之而並兩儀謂之三一可也以之而並三光謂之  
四一可也以之而並八卦九疇則又可以一其八  
與九矣推而至於百千萬億為莫不皆然豈但此  
四物五物而已哉或者乃謂非吾五有過矣矧今  
所取之數得天地之中與河圖之中五太極也洛  
書之中五皇極也五之

之一水也二火也三木也四金也五為土而寓於  
四行之中交相為用以成萬物缺一不可也人以  
一身而居筆墨紙硯之間以運用之以紀古今之  
事以應天下之務亦缺一不可也先生之意殆出  
諸此歟雖然之四物乃衆人之所同有者而獨專  
之可乎蓋以人用物衆人之所同以已觀物達者  
之妙契當虛室生白之處明窓棊几之間召陶泓  
而宋陳玄坦褚先生之腹脫管城子之帽發至理  
於心畫之微托幽興於運連之末得之於心而應  
之於手斯時也人耶物耶混混然合而一矣烏有

所謂云哉先生名吳字懷廣初為潮郡司訓今陞  
邯鄲教諭云

樂閒堂詩四序

東吳朱宗遠以樂閒為號人曰卿錢唐夏公季爨  
既為之記會其子木領京邑鄉薦會試春官以書  
來求予序夫已有之而後心契之契之深而後言  
之切奇想像而強為之言雖言之猶不言也予叨  
官于朝日在塵紛膠擾之中求頃刻閒不可得  
心已非閒若何以知閒之為閒且不知又烏知  
其為閒六諾之久而未有暫時閒暇之隙矧以衰

老思歸有志未遂其心戚戚然恒不樂也欲下筆  
輒中止曾不知閒所以閒閒而又樂者果何如也  
雖然閒樂之趣雖未克以身享而樂閒之理則有  
可以意推者夫人情之所感者有七惟樂為適意  
身之所享者非一惟閒為實用適意於其所享用  
之實以斯人也享斯樂也其諸異乎人之之閒也  
歟何者七情之中其六者皆感物而動者也  
惟樂則生於吾之心而適於吾之意焉然人之樂  
也有樂於功名者有樂於貨利者有樂於詞章者  
有樂於聲色臭味者有樂於林泉花木者有樂於

禪鏡仙真者彼皆取之於外資之於人而於吾身心之實用則未必皆真有所得焉惟閒也無所慕於外無所資於人實有之實用之休休然無虞優優然有餘油油然不拘肢體我所有也室廬我所有也親屬我所有也歲月我所有也山川我所有也天地我所有也一日也而兼兩日之適一人也而兼衆人之用無所事而閒隨所在而樂斯人也世豈多有哉雖然是閒也天靳惜而不輕予人人未易以得之也有父母之養不得也有子孫之累不得也有職業之拘不得也有庸調之給不得也

有一於此閒且不可得况得而樂之哉盖必有所不閒於其前然後得以享其閒於後且宗遠自幼辛勤承家業持門戶積久而成緒至是一一皆如其意上有益壯之親康和而清隸下有亢宗之子穎敏而通達甘旨之奉有餘詩書之香不斷內而心也無意外之干外而身也無疾疹之蝕意無嚮而不適用無享而非實一世之人有宗遠此閒而不知樂者多矣閒而能樂此宗遠所以賢於人哉予故推其意代之言以為其所居堂序

永思堂詩序



凡物惟有形者然後可見也有聲者然後可聞也  
若夫見之不以其形聞之不以其聲其惟思乎思  
之所至茫茫之中若有所見寂寂之頃若有所聞  
無時無處而不然也又况乎一氣相承一體所分  
者哉此世之孝子所以思其親終其身而後已也  
錫山鄒顛之於其二親既沒之後思之無已因顏  
其所居之堂曰永思既求南京尚寶司卿宋先生  
記之矣今年夏其友過庭章以事來京師又介  
予友夏官主事揚尚忠徵予為序嗟乎思出於心  
心共於身自也者父母之遺禮也以吾親所遺之

體體中所具之心還以思吾之親親死矣而吾身  
所具之心初未嘗死也心不死則親不死矣是故  
無其形矣而吾心中之形不假目而見耳口中無其  
聲矣而吾心中之聲不假耳而聞有是身也斯有  
是心有是心也則吾親之顏面體貌聲歎談笑喜  
怒哀樂一一皆在吾方寸間想之頃念慮之際  
倏然愾然儼然蕭然隨存亡無在而不在初不  
知吾身之生而吾親之亡我而死也既已久矣古  
之君子不死其親也知此蓋有一息之身則有一  
息之思不容已也傳有之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又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蓋謂是矣顯之思其親不徒思之而且謂之永焉蓋知所思矣予慮其思之所以然者體悉未必竟也故為之詳言如此庭章持予言歸以界之安知其不舉良工獨苦之言以與我也哉

奉勅歸榮圖序

英宗皇帝復登寶位之五年九月 敕贈戶科給事中冉哲尚彝之父如其官母韓氏為孺人龍章璀璨 天語諄切所以嘉嘆其蓄德而弗施有子而善教及其終也則又冀其靈爽不昧以服 聖

世之寵光焉於戲

聖人之仁無間於顯幽如此何其至哉尚彝是日朝服於 奉天門下躬拜受之用鼓樂導歸私第明日具袍笏謝 恩當是時即欲上章請告歸焚錄黃於墓道顧以王事有嚴不敢遽言其私今 皇上嗣大歷服之明年禮部臣言故事踰年改元既分遣近臣祭告天下名山大川暨歷代帝王園陵詔如故事尚彝時掌科事領祝文香帛當之江瀆江之源出岷山蜀地也尚彝世家成都之內江得以便道遂鄉喜曰吾之志遂矣奉公事以周旋

而已之私情亦因以遂豈非天假其便哉况斯行也奉

天子之明裡行秩祀之大禮又有異於尋常之行萬萬者乎順道而行無所迂枉既以忠於所事又以孝於所生其幸中又幸也歟好事者做相如還蜀故事繪為圖以贈尚彞榜其上曰捧 敕榮歸尚彞以予太學十年交游之舊且同年進士以文字為職業屬予文書其上方榮矣哉尚彞斯行也山川以之出色邑里為之改觀昔之行也韋布今則紗帽錦衣昔之往也徒步今則駟馬高蓋官爵

之膺非但在其一身而恩典之推又且及其二親焉是則隱顯均被存沒兼耀其為榮也孰尚焉吾知其記事既成之後輶車暫弭之時旋即舊廬亟趨墓道掃兆域之塵剪松楸之蕪載設几筵陳俎豆牲肥膾殺核維嘉行展祠之禮宣 敕命之詞死者有知亦必輒然一粲於九泉之下矣及去祀畢而餽宗族子姓莫不咸在鄉黨姻朋畢來胥會孰不咨嗟歆羨交口相語以謂士之為學而能顯揚如此父母教子而能使其成立彰彰如此則凡為人子者莫不惕然以感而思所以顯其親為人

父者莫不欣然以興而思所以教其子與凡有志於學之士亦莫不群然鼓舞思所以盡力於問學以赴功名之會以希 聖明之恩榮矣哉尚彛斯行也豈但為一人一家而已哉抑予聞之蜀之人歸榮故鄉者自漢司馬相如始議者謂其乘駟馬車過昇仙橋固足以償其題柱之初志然使邑令負弩前驅殊非敬恭桑梓之意開西南夷以勞弊巴蜀殊無嘉惠鄉井之心若是者蜀人亦何所賴之哉榮已而辱人賈寵而害衆尚彛無是也非徒無之而又有感發鄉人之益其所以增重岷峨拓

深江漢一洗相如千古之恥其在茲行乎其在茲行乎

### 雲程歷履圖序

崇仁羅君元亮以名進士首拜監察御史兩將詔書出監外藩既而以考最錫 勅贈其父母如其官或人榮其遭際

聖明擢賢科膺美任舉職業荷寵恩為四圖以美之曰瓊林宴歸成初志也曰金門待漏據其忠也曰驄馬行春溥厥施也曰鴈誥推恩廣其孝也而總命之曰雲程歷履一時縉紳大夫名能詩者多

賦詠之以予同年進士也屬以序夫人莫不有志也志之所期如射者之的行者之家必至於是而止焉既遂所志由是而推之以忠夫君以惠夫民以孝夫親然後無所期而不得焉所期既得平日之心事可得而酬一時之機會可得而乘百世之功名可得而建人之望徐光而趨下風者真不啻九地之於九天譬之青雲之在太虛間悠悠焉洋洋焉可仰觀而不可企及也嗟乎士生明時致身通顯有如是夫雖然雲之在天而不能雨則亢矣要必油然於上天則為祥雲沛然於下土則為

甘雨斯可爾不然是亦游氣陰霾之類耳豈可謂雲程也哉昔邵庵先生寓崇仁邑人羅朋友道者擢進士第拜官還家先生賦詩贈之有青雲步武纒重見之句所謂青雲步武者豈今所謂雲程履者乎君生崇仁於邵菴為同鄉友道為同姓然則或人所取以名圖者殆有所本乎書以訊之

青雲萬里圖序

士君子之所履歷本諸道義之正合乎禮節之宜隨所在而可書可圖言乎已則無慊辭示於人則無忤色是固係乎所遭亦可以見其所存也世之

人固有行之而不可言言之而不可書書之而不可圖者多矣豈其所履歷者未必皆正以宜矣乎予觀東廣方伯廬陵周公青雲萬里圖自其游庠序取科名官朝列以至於握郡符佐右藩總方伯之任自筮仕以來首尾三十又五年凡六進其官階矣其進也固未嘗不本乎正其行也未嘗不合乎宜一動履之頃一出入之際一往來之間無非禮義之所在好事者隨所至而繪以為圖圖之後各繫以詩若文粹為巨帙而以青雲萬里圖題為昔顏延之作五君詠中有仲容青雲器之語解

者謂青雲高遠也圖以是名其以高遠自期乎夫雲之在天邈乎其高悠然其遠可望而不可即也然其始也膚寸而已矣及其起也乃至雨天下澤萬物飛揚於九霄覆冒於九土孰非雲之功哉公起自鄉校一旦出而羽儀乎天朝既而揚歷中外布德宣化瑞乎世為卿雲澤乎物為甘雨所至之處士庶起雲霓之望交游興雲樹之思瞻之而愈高挹之而愈遠覈其平生出處履歷何者而非正以宜乎若夫歲入旱用作霖雨茲又雲行雨施之極功天下士以顯望於公者也極其所至

夫豈萬里所能限哉繪事者尚當續筆以綴于茲  
圖之未

湖山舊隱詩冊序

錫山錢君惟常偕其弟惟孝惟義即居之傍近隙  
地壘石為假山五銳而巉巖若峯然峯之間錯列  
為洞為臺為塢為迳為嶺為巖為泉各因其似以  
名之凡景之大者有七構軒臨之扁曰湖山舊隱  
蓋象其先世之故居也錢氏吳越王之後先世有  
居大湖之濱者以避世遷于邑之垂慶鄉傳至惟  
常兄弟固已歷數世而喻百年矣而其心未嘗

日不在湖山之間故假其似以存其真非徒為觀  
美以燕遊蓋示其子若孫以無忘其本也嗚呼其  
用心一何仁哉蓋嘗因是求古仁人之用心矣叔  
孫媿所舍一日必葺晏平仲居湫隘而不忍更太  
公望去周五世而猶歸葬古之仁人君子其眷眷  
於所居者類如是蓋非甚不得已則不肯去之其  
去之也地雖囑越年雖久遠而其心恒切切焉戀  
戀焉懷念之不置或形之夢寐之間或發之呻吟  
之頃雖老且死不變也不獨其身為然而為其子  
若孫者亦往往體其心切切焉戀戀焉若躬在其

身始遷然者甚至假似以存真如惟常兄弟所為者噫是孰使之然哉彼居也若寄而去也若棄非異端則忍人也斯人也曾喟噫躑躅者之不如尚可以人類言乎禮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惟常之昆仲有焉惟常之子孟清介中書舍人張升之求予序故書此以畀之為錢氏子若孫者尚思所以繼承之哉

觀瀾閣卷序

天下之奇觀孰有過於水者乎水生於天一以成於地六方其生也其端甚微及其成之之後潛於

地下則為泉流於地上則為川或為窪池或為沼  
汜或為溝洫或為澗溪大之為江為河極其至也  
則為海焉隨地勢以賦形因天時而變態非若山  
有一定之形成於開闢之初不可以移易也是則  
水之為物中有至理存焉而人之觀之也何可以  
無術乎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者水之湍  
急處也人能於是而觀之則天下之物所以竦人  
瞻視而啓人心思者孰有過於是哉太醫院吏目  
張劍川京庠生威致事將歸田里介其鄉人林徽其所謂  
觀瀾閣卷求予為之序閣在所居之東南蓋瞰溪



流以為屋也閣以觀瀾為名其亦有得孟子之言  
矣乎孟子之為此言蓋借水以形容道之有本也  
言雖在於水而意則不在於水而伯威之取是義  
以名其閣也其意亦猶是吾乎想當風清月白之  
秋長空無雲千里一碧湛然明鏡之中浴星斗而  
吐吞之涵山樹而動盪之亦可謂天下之奇觀者  
矣雖然未也若夫油然而雲變色焮然而風震撼  
雷雨交作魚龍沒出激於石而為噌吰之聲盪於  
沙而起洶湧之勢盤而為渦旋而為湍揚波而鼓  
濤噴沫而飛珠夫如是則可以盡水之變而天下

之奇觀在是矣伯威登是閣而設或遇斯景焉其  
尚繹予斯言而有契乎其心矣乎於是乎序

思鄉倡和詩卷序

人生天地間而其所生者必有其地隨在而在地  
則跬步而移舉足愈多則地勢愈遠地愈遠則境  
愈變積以日力極其遠乃至百千萬里舉目而仰  
視蒼蒼然者固隨寓而存則夫地之所以為地者  
蓋亦不相似者矣於其不相似之中而想像其  
所以似者寧能不限轉於方寸間哉思於心而形  
於言言之不已而至於協音調成篇什亦人情之

所不能已者也予友吳中顧君廷瑞生甫八歲即  
隨其先子封署丞府君行役京師幼而學壯而  
位不出國門者三十餘年中間惟扶署丞府君  
及先祖妣先妣喪歸葬於吳中者再家居未久而  
隨即北上世雖吳人而居燕者恒什七八嘗於侍  
朝涖政之暇即故鄉之景所親歷而尤切要者各  
為一詩詩十三章章四句句七言吳中士夫聞而  
屬和者摠若干首粹為一卷間携以示予且曰此  
某思吳之作也和者皆吳人焉子雖亦吳人然  
與某相處久而相與深人不是過也蓋為我序

之嗟乎燕與吳相距四千里餘地固不同矣然燕  
之天與吳之天寧有異哉吳人而居燕燕居而吳  
之思思吳之詩而吟於燕居吳者聞居燕思吳之  
詩而和之所處之地不同而其所以樂其生不忘  
其本者其天固越千里而相通也予諾君以詩序  
而未果茲君以光祿寺丞出知宜春始書以畀之  
君行有日將自燕而還吳由是而抵吳頭楚尾之  
鄉又將以思吳者而思燕安知無居燕者聞其居  
楚思燕之詩而屬和之哉予雖老矣尚當泚筆以  
為君序

忠愛祠詩序

汀郡推官王公歿于王事郡人請于朝立祠祀焉祠在郡治東卧龍山之麓有司歲以五月二日行禮公生忌辰也方公歿時郡之人無小大臨其喪次者莫不哀之冀其更生及其既久也拜其祠下者莫不慕之如其始死其實者哀之慕之各以其情而能言者又寓其哀慕之情於文辭之間積久成帙其冢嗣翰林學士一變請予序其首古人有言盛德必百世祀若公者非所謂盛德者哉然公之德之盛非止忠愛二者汀人以忠愛顏其祠

節其惠耳夫致身事君是之謂忠盡心卹民是之謂愛公初奉

天子命來為郡幕政平德孚九載如一日六邑之民合詞告借藩臬以聞陟司郡刑寓忠愛之意於鞠訊之中獄以屢空民用是而不犯在郡至是蓋十有八年矣乃正統己巳春鄰郡沙尤盜起侵軼郡境旬月之間聚眾數萬郡人力不能支遂嬰城自守賊圍數重樵蘇路絕民嗷嗷以待盡公欲發廩以濟守執不可公移謀以擅發罪自任守從之民得粟守益堅城賴以完賊退之後官軍搜山澤

獲男婦避難者誣以為賊公力辨之民得生者四百餘人既而守將又得汀民與賊交通者姓名欲按籍行誅公曰民平日輸賦稅以供官軍事出倉卒官軍不能為之衛民不得已而從賊非其本心脇從罔治古典也守將不從公力爭之且取其簿籍火之事遂已所全活不可勝計夏五月賊又犯屬邑寧化報至衆曰寧化素無備而賊勢熾甚非王推府不能禦之不然民皆塗炭矣公毅然請行統丁壯與賊戰于蓋洋者數十合斬首數十級降者三千餘人越二日復大戰于六陂又破走之賊

勢大沮公尅日搗其巢穴平有日矣不幸以疾卒于營時 月 日也六邑之民聞之如喪其父母然手香燈具哀經者接踵于道嗚呼公所謂盛德者非邪德莫大於救人死於垂亡出民生於既死公奉

天子命以司刑無事之時既免民死於箠楚之下不幸而遇禍難又能免民死於兵刃之餘凡若此者無非以愛君之民也愛其民即所以忠其君也忠君而愛民人臣之職於是乎盡而在夫人者其德莫盛焉盛德必百世祀况又以死勤事合於祭

法是宜膺九重之寵命享萬民之蒸嘗而無窮已也一時士大夫哀之慕之為之詠歎歌頌不一而足是豈無徵之空言哉是宜學士君為之哀集以傳也公諱字本姓謝氏今學士君請于朝復本姓云

養性齋詩卷序

予嘗讀荀子至君子養源之說漢曰君子之養性何異於是哉夫人之性水之源性之善源之清也源本清而泥沙汨之則清者失其所以清性本善而物欲汙之則善者失其所以善然則人之性

欲其常善而無惡養之之功焉可無哉天台曾君故都憲公之子今黃門君之兄也躬德履義不求仕進平生於書無所不讀獨於孟子取一言焉曰養性大書以扁其齋居朝夕目于目心于心未嘗須臾忘此也前二十年前大學士陳公既記之矣既而名卿才大夫往往為之賦詠今黃門君以予為同年進士請序其前且曰吾兄即予之兄也寧吝一言乎嗟乎予亦有性也而不知所養則於人之養性也又奚由知之夫人之生也同得此理理同則性同初無人已之異顧其知所養與否耳知

其善而養之養之久而至於無所養則雖養者難於自為言他人又豈能言之予故借荀子養源之說以為喻庶幾得君之意乎黃門孫曰然子之言一何似吾兄乎因筆之以為養性齋詩序

### 海航詩卷序

進士陳君朝用起復來自錫山致其鄉人趙爾廣洋之言曰某宋宗室盛國公之裔世居無錫之鴻山幼承祖宗遺澤兢兢戒謹恒恐失墜居臨大海每見商船出沒其中一日之間貼危亡數矣因念人能於安居無事之時兢惕于心恒若舟航之在

海也豈復有失墜乎因以海航為號盖用以自儆也鄉人能詩者多遺以詩然未有序文以發揮其意稔聞翰林丘太史名子之京師幸為丐一言以為終身之戒可乎君既至首以見請予惟天下之至險者川也而川之大者尤險然則天下之川之大孰有過於海乎是故聖人作易示人以趨避之方往往曰涉大川川之大者盖言海也觀其於需於同人於蠱於大畜於益於渙於中孚於頤之上九於未濟之六三皆曰利於謙之初六獨曰用於訟則曰不利於頤之六五又曰不可噫人能明於

利用可否之際以之涉世無難乎矣廣洋氏未嘗  
操巨艦以航海而以航海名其居且以自號其殆  
有得於大易涉川之義也乎則又不止於見危險  
而恐懼也予以進士君之請致一言以復之曰廣  
洋氏乎其尚以理為航以海視世本諸理以涉世  
世道危險一吾理以涉之揆諸理而曰利曰用則  
持吾誠敬之忱張吾禮義之帆揆諸理而有不利  
有不可則維吾纜於聖涯下吾杙於道岸

南山主人詩序

嶺南之山其脉皆自大庾而來綿亘聯絡至羊城

而止轉而西南或起或伏不過一二里輒中斷  
則五六里或十數里方一起往往枕水上或卧水  
中或瞰水際其面勢大率向南南為陽明之地陽  
光所照得之多且先以故景物明媚草木鮮茂視  
他方為盛幽人莊士卜築者恒據乎茲去郡城四  
十里許有山困困焉輪輪焉居人名之以其形曰  
圓山景幽物茂而其陽尤佳有崔公松秀者世居  
其山之南因以南山主人自號一時縉紳士大夫  
聞之輒賦詩以歌詠其美其子鄉貢進士鐸粹成  
帙求予序夫良為山位東北天下之山皆起自北

而趨于南南者山之面也觀人者必於其面居山者必於其陽居山之陽則得抱負之正順陰陽之宜嚮離明之光挹景物之勝可以久安居侈游觀而為終焉之計貽後之謀矣崔氏之先居此不知凡幾世至公始以自命而詩人又為發揚之噫是山也以人而重因詩而益彰殆將與三百篇所謂南山者儷美於天地間也乎予意其居處之固必有如所謂竹苞松茂者矣疆理之整必有如所謂原隰昉昉者矣不騫不崩之壽予敢以為公祝至於臺萊杞李以為邦家之基則又有望於公之子

若孫云

荆南漁隱詩卷序

荆溪源姑孰之于湖東北溪經古義興郡入於震澤或曰禹貢三江之中江即此溪也溪自西而東岸分北南至其洄伏處景最奇絕岸之南邑大家徐氏居焉徐氏業儒以宦學聞邑中至封庶子公志潛養高不求顯融混迹漁釣之徒因自號曰荆南漁隱邑之人翕然以是稱之能詩者往往形諸詠歌既而聞諸郡郡之人詠之歌之無以異於邑也既而播諸鄰封傳之兩京以達于天下之人詠



之歌之亦無異於其邑若郡也積文成帙其冢嗣  
左春坊左庶子時用屬予序嗟夫水生於天一而  
地六以成之天地間水居其多而物之生也陸產  
不及水產之衆且鉅聖人取諸離為網罟漁之事  
蓋矧此也古之聖賢太上如孔子其次如太公又  
其次如嚴子陵之徒皆以釣聞於史傳漁者之事  
亦聖賢所不廢也然方孔轍未環於天下太公未  
登後車之載嚴生未動星象之先則固將隱釣以  
終其身初非有意於蘄人知也卒之傳播於天下  
而流聲名於無窮豈顯顯以其漁釣之故哉亦存

予其人焉耳公蹈德秉義隱邑里間而其名顯聞  
於天下蓋有時用為之子也彼二賢隱於初  
而顯於終皆躬於其身而公則隱於身而顯以其  
子蓋父子一氣也譬之木焉培其根者或榮於幹  
枝或傳於實以重榮要之非二物也得詩凡若干  
首詠歌漁者之事與趣無餘言矣而未有原其始  
者於是乎推之而引諸作者之首

松溪詩卷序

世以松竹梅並稱為三友而竹與梅也昔人固有  
臨溪而植之者矣若唐六逸之所遊王龜齡之所

居是已而松則未聞焉予友戶部袁君秉中間示  
予以薦紳大夫為其伯兄秉直所賦松溪詩卷且  
屬以序予披閱之喜曰所謂松溪者蓋昉見於是  
可以與昔人二溪並矣夫三友所以並稱於世者  
以其節同也然皆出於後世文人騷客之言而為  
聖人所稱許者僅松焉耳竹梅雖載於詩書然以  
與君子之文著和羹之用不言其節也且詩書所  
稱雖經聖人之手未必出自聖人口惟松也親見  
稱於聖人載之弟子所記之書以垂天下後世  
訓至明著也蓋其當風霜寒沍之餘而挺堅貞不

移之操獨公有焉故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  
也茲言也雖曰聖人有所喻焉然顯顯乎此而不  
及乎他可以觀其為物矣秉直於三友中獨取乎  
松殆有見於是歟况以貞固之物而臨乎清冷之  
溪朝夕憇焉蔭長柯以舒嘯挹清流以濯湘仰焉  
而取其後凋之節俛焉而得夫不舍之趣其與昔  
人娛情詩酒者異矣若秉直者其近於知道者歟  
是為序

心師軒詩序

潮郡陳衍于寬一日過予持一帙甚鉅揖予謂此

衍所居心師軒卷也相知者往往為詩詠之而翰  
林脩譔安成劉公既為某記之矣未有序其首者  
幸惠之以一言予詰之曰子之有心自師可也何  
願乎人之言既以求記又欲求序乎且心之在人  
在內而不在外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  
不命於物者也今謂心為師則是所以為師者欲  
也抑不知所以師師者何物歟若曰以心師心是  
有兩心矣予不曉其所謂又烏能為之言願更求  
諸他于寬持卷去時日將夕歸而坐諸軒間四窓  
同開

人萬籟寂然無聲矣歛容端視

夜半倍氛消盡萬慮閒泯而清明之氣澄澈光朗  
但覺靈臺之中凜凜乎若嚴師在焉德容尊嚴冠  
服整肅可敬可畏警效不聞言動中節可觀可法  
琴瑟在前不敢踰越夏楚在側不敢違犯頓然一  
悟然後知于寬所以名軒之意有所自也張子曰  
其心之始當以已心為嚴師其以是歟明日于寬  
復來因書所得者為序畀之俾書諸卷端意于寬  
所得者其亦與予同否乎

天順  
七年

### 瑞栢軒序

軒以栢名何紀瑞也何瑞爾甘露降於栢也植栢

者何寶安竹谿翁陳氏也名軒者何翁之子濬邑  
薄陳顯景仁也嗟乎人與物同得天地之氣以  
生而人又物乎物而使之有生焉然形之附乎地  
者人能使之有生而氣之出於天者則有非人力  
所能為者矣方是栢之未植也翁能植之使有生  
翁之子景仁又能培養之使得遂其生若夫甘露  
降而疑焉則非翁與景仁之所為矣然則果孰為  
而孰致之謂非天可乎天者理而已矣雖不可以  
力致而實可以誠感也吾想夫景仁得祿南歸  
日展墓致敬之日其一念之孝誠必有感格於

移之操獨松有焉故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  
也茲言也雖曰聖人有所喻焉然顯顯乎此而不  
及乎他可以觀其為物矣素直於三友中獨取乎  
松殆有見於是歟况以貞固之物而臨乎清冷之  
溪朝夕憇焉蔭長柯以舒爾挹清流以濯湘仰焉  
而取其後凋之節俛焉而得夫不舍之趣其與昔  
人娛情詩酒者異矣若秉直者其近於知道者歟  
是為序

瓊臺類稿卷之十六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瓊臺類稿卷之十七

高涼之亭川有遠淵者以嚴考博白判簿五  
歷繪為八圖裝為大冊隨州至抄乃以自隨朝之  
觀之寓其孝慕之誠遇能文者輒求其言讚詠  
今年以事度遼道一京師以予鄉人也借其友主  
城黃英氏詣玉堂之署求文以序其圖冊之端予

觀圖詩序

高涼之亭川有遠淵者以嚴考博白判簿五  
歷繪為八圖裝為大冊隨州至抄乃以自隨朝之  
觀之寓其孝慕之誠遇能文者輒求其言讚詠  
今年以事度遼道一京師以予鄉人也借其友主  
城黃英氏詣玉堂之署求文以序其圖冊之端予

家去寧川僅隔一水於判簿有鄰邦之契則於端  
請也烏可辭哉嗟乎古者孝子之於親也無所不  
用其心主則先意承志以致其心養歿則則恒痛  
疾以盡其誠信爲主以依其神蒸嘗之禮以盡其靈時  
則有祭祭則有齊思其居處之語思其志意嗜好  
儼然見乎其位肅然聞乎其聲色不忘乎身聲不  
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蓋無一時無一處無  
一念而不在乎親也今洗生於其親既歿之後圖  
其形像以彷彿其生存之時歷叙其平生出處大  
節若拜闕庭居官守第里社祀祖中家慶之

類凡八事焉隨所在而寓其形因其形而致其思  
服色隨時以異顏貌隨事以變蓋念念在乎親求  
之非一時非一處也禮曰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  
於彼乎於此乎或透諸人乎今生圖親之形不止  
於一其亦彷彿乎古人祝祊之遺意也乎世俗偷  
薄之後人多厚於慈而薄於孝固有以養妻孥視  
其親如途人者兄弟分養毫釐必計非其期則不  
納者春雨秋霜曾不一其心蒸嘗之禮漠然不  
舉者甚至貪祭嗜利去而忘返親之饑寒苦楚如  
不相干者又有聞親之訃置而不問必待秩滿而

後發發者否亦必俟其囊篋既滿而後肯止者况  
望其於親既沒之後圖其形隨所在以致思乎若  
是者聞生之風無少愧哉是故不辭而為之序

京華勝覽詩序

戶部主事惠陽葉君養正之弟順來 京師省其  
兄未幾將歸凡與主事君同 朝及素所徃來者  
咸賦詩贈之且題曰京華勝覽夫自越嶠之南北  
輅以抵於燕所履歷者非止一所而專以京華為  
言者紀其大也舉其大則小者在其中矣蓋以天  
下城池之壯宮室之麗人民之衆物貨之夥皆未

有若 京師者也地大而人衆一覽之頃而天下  
之大觀畢在焉如游羣玉之府琮璜圭璧瑤琨琳  
琅水蒼山玄之珍光明焜晃橫斜積疊使人不知  
所視如入武庫之中戈矛劍戟羽旄甲楯鋒鏑羣  
利炫熠森竦使人莫敢注目如行嵩岱衡霍之間  
山輝川媚雲蒸霧蔚龍拏鳳跂蒼翠詭異千態萬  
狀使人應接不暇信哉其為勝覽也雖然覽之以  
目而無所得於心則亦奚益之有昔之人如司馬  
子長者徃徃因游覽以成所學非必深居簡出操  
觚染翰然後為有得也順其勉之度幾不負諸公

贈詩之意否則茲行為徒行矣予與主事君為同年進士又鄉人也故亭諸首

江湖勝遊詩序

予友左吏部時翊持一卷示予題曰江湖勝遊將求諸名人詩寓婦以贈其姻契廖榮仲華者首以序見屬且曰仲華以商游而志不在商蓋有慕乎司馬子長之游假商以自名實非商也予曰仲華志不商尔身庸非商邪今夫天下之人不為商者寡矣士之讀書將以商祿農之力作將以商食而工而隸而釋氏而老子之徒孰非商乎吾見天下

之人不商其身而商其志者比比而然今時翊顧謂仲華商而不志於商可信乎哉雖然昔者太公望之釣也方其坐于磻溪之上持竿而垂綸語人曰吾志不在魚以其迹觀之人固莫之信也然求其心豈真為魚者哉吾意仲華之商亦若是乎耳試因時翊而問之于江湖之遊西極乎岷峩東盡于海徃來乎洞庭彭蠡震澤之間覽其形勝訪其人物山之涯水之澁曾見夫坐釣而志不在釣者乎斯人也業與予異而志與予同有則必見之僕見其人幸以告吾時翊俾轉以達之於其長



南歸雅興詩序

錫山華君守正北遊京師無何言歸一時士大夫有與之交好者相與餞之于都門外即日買舟沿潞河而南將還故里凡所經行處有所感動其心即因其景以寓其情前後得詩十二首總名之曰南歸雅興或者從而和之好事者又繪以為圖俾其族弟進士山求予序嗟乎詩以興言殆有取於古詩人六義中三緯之一乎托物以引起所詠之詞所謂興也天下之物多矣天則象數氣候地則融峙動植人則居處用度何者而非物乎無所

非物則無所往而非興無所往而非興則無所往而非詩是故自有天地即有萬物物生而詩之理已寓乎其中物物而具在在而有時時而然有此物則有此興有此興即有此詩人惟不之省爾苟有省焉物觸於目即感於心心之所之則志也發則意也動則情也情動於中志向於外於是乎有言言不自言必托物以引起吾之意以為言是則所謂詩也詩之言雖托乎物而其意則不在是焉曰開闢以來宇宙之間凡有形有氣之物何者而非吾詩人引興之具乎予於華君所作十二

詩未暇致詳姑因其名以求其實故即其所謂興之一言推而言之使誦者於此求君所以吟詠之意雖假景物以言而其情與志則不顯顯在於景與物也於是乎序以歸之

金臺別意詩序

古之別者贈以言今之別者贈以詩詩者言之精者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蓋必協以律呂成以曲調使人諷詠而得之則感之也易入之也深而可以沒齒不忘非直空言比也古岡李淮宗漢處鄉校十餘年累試有司輒弗偶人為邑大夫所勸

駕克歲貢來

京師翰林第其文

心高等將卒業

南京國學不乂亦將循常例歸省

於其鄉鄉人仕

京者於其行咸賦詩送之而題

予

序其首夫意所以傳言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詠歌之言而至於詠歌則所以言之意盡矣諸君以是贈別豈非至哉予故無所容其言矣然亦不容以終默予聞宗漢明詩者也請擇詩為言可乎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宗漢昔之游鄉校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宗漢今之升太學也曾不幾時又將南還寧觀於其家其諸異乎不遑將父

母者乎宜乎宗漢茲行諸君於四方之極維民所  
止之地遵大略摻執子之手以為別而又作為歌  
詩穆如清風焉其意非無謂也雖然此所以相別  
非所以相勉也所謂聿修厥德無忝爾所生孝之  
道也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忠之道也予敢以是為  
勉宗漢尚慎旃哉諷詠諸君之詩於古作者之意  
殆有合哉無也

栢菴詩卷序

客有菴居而環樹以栢者因以栢菴自號人亦以  
是稱之環其居之人稍能詩者皆作詩歌詠之既

而傳之郡城郡城之人名能詩者繼歌詠之又傳  
而至於京師京師之人每遇能詩者亦徃徃為  
之詠歌焉積久成帙得詩毋慮數十百首其子出  
以示予求序予得而誦之乃為之序曰栢之見於  
歌詠也多矣在三百篇有曰如松栢之茂又曰新  
甫之栢其後騷人墨客亦徃徃寄情於斯然作者  
間一二篇而止未有若栢菴斯集之多且備如此  
是蓋不栢其栢且人其栢栢之於人果若是班乎  
夫人之於物氣異而理同人之生也受命於天物  
之生也受命於地受命於天惟舜獨正也受命於

地惟松柏獨正也在冬夏青青人而有取乎受命  
有常之物意不在物蓋在乎受命獨正之人也受  
命獨正之人非舜也歟予知客之意不在栢而在  
舜然則曷以知其然蓋栢之為物心堅而實其允  
本歟枝條而達其文明歟子藝之則馨香襲人其  
玄德升聞歟柯葉貫四音而不改易其烈風雷雨  
弗迷歟然栢植物也舜聖人也擬栢以舜倫乎夫  
鳳儀儀禽也麟師師獸也古之人固常以方聖人  
矧茲貞材歲寒後凋擬之聖人奚為不可雖然斯  
言也非予之言也南華生之言也客姓李名道字

城人隱而有德者也其子名榮鄉貢士今待試  
于春官云

百里回春詩序

百里回春詩者瓊山人士為邑大夫周侯作也或  
者傳至京師子聞之嘆曰嗟乎侯何以得此於  
吾人也哉自昔民之疾視其令若佐如人之患疾  
瘡投之以毒劑惟恐其不能去去之又恐其不取  
雖受鍼砭燔灼之苦不恤也又如人誤落賊園中  
鋒刃四面攢其身轉身動足輒恐為所中傷一旦  
脫離之夢寐中猶為之驚悸也况肯既去而又

留之留之而又為之歌詠贊嘆不已哉詢其所以  
侯初蒞邑有部使者按部至郡微示有所需意侯  
素廉貧無以應之彼怒形於言侯不得已借諸官  
與之已而無以償後使者至典守者訴之邑之士  
民相率醵錢以代之償後使者知其故用是不拘  
以法既得請闔邑之民欣欣然有喜幸之色其中  
能言之士乃至形於詠歌也如此然不敢直以事  
言而謂之回春蓋喻侯之德孚於民猶春陽之氣  
播乎物也夫四時之序春以生物為功然其所生  
之物或形或色夫天然以舒暢茫茫然以條達而

其所以生生者則初無跡之可見焉侯之為治殆  
有類於是否乎予不得而知也然邑之人士親及  
於侯政治之下必有所徵矣乎傳曰其政悶悶其  
民醇醇史曰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侯之謂也昔朱  
璟為郡守愛民卹物人謂其為有脚陽春今吾邑  
人詠歌周侯之德亦以春言然則彼哉彼哉其大  
暑之燠石流金和寒之墮指裂膚者歟使者今皆  
物故前使者不顯其名後使者豫章羅公經也  
羅公清忠公愨持法而能用法外意君子人也噫  
溫然若春以煦嫗吾邑人者周侯也所以回春而

使百里之間常發生長育如二三月者非羅公之功而何予故牽聯書之萬里寓歸俾邑人士書于諸作者之首

### 思樂田園詩序

昔孟子告侯國之君謂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嗟乎豈獨國君為然哉世之士大夫以儒峻起家一旦舍世守之業遂逐於聲名利祿之場既去則不復思歸而不自知其為樂也多矣噫賢者固如是乎予友吳君賓暘居湘之陰有別業四所皆依山濱水君家居時每畊釣于斯或游

以舟或杖以竹殆有合於陶靖節歸去來辭所謂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者焉君於是摘其辭語與景會者為十二詠每詠集陶句為詩一章蓋四句總題之曰思樂田園述君平生出處方其出學校領鄉書時年已踰強仕矣連試禮部久滯賢闕需選銓曹旅食京邸首尾經十數寒暑年幾半百僅獲一官三秉州符皆當天下極遠至險之處所至席未及煖即以事去吾意其奔走乾沒計程途算積歷格簿籍程功課之不暇顧乃暇及田園之樂而又從而思之嗟君者所謂賢者非邪君

初得滇之巨津繼蜀之廣安皆僻遠荒陋又當殘  
破之餘尋省以憂制解任最後得瓊之萬較之二  
者固若差優然而間關萬里踰嶺度海僅至其處  
曾未踰時即致其事以歸君少無宦情故宦游所  
至輒不如意豈天靳君之才故阨其進將以遂其  
高邪予家瓊與萬相密邇適以憂制來歸君之茲  
來殆天使之踐二十年太學雞黍之約耳方幸  
然而遽以別告且出是詩見示求題予曰君昔去  
故鄉今則歸老故鄉真即田園之樂矣又何假於  
思哉君欣然而笑曰有是哉向之所思今之所樂

今之所樂向之所思得其樂遂其思平生之志願  
畢矣吾尚何求哉

曲江阡詩卷序

豐城涂氏所居當劔江之曲處距其居不數里曰  
鐵鑪原其先塋在焉鄉人因即其居名之曰曲江  
阡涂氏世以詩禮相承為邑鉅姓先世兆域不止  
一處茲惟余然府君及其子侍御府君體魄所藏  
侍御府君有舍時丈夫子四人其季葉甫六歲鞠  
於伯兄稍長入郡庠為弟子員登庚辰進士第擢  
監察御史拜廣東按察副使奉 領書專守瓊郡

濱行念先人早世弗克躬養雖荷國恩推贈如  
已官而其幽光晦德竟未白于斯世乃求少冢宰  
姑蘇葉公汝中為表其墓一時同朝大夫士聞  
而韙之各賦以詩積成卷帙持來瓊適予以憂制  
初免喪乃以序文見屬夫古之人少孤者予得二  
人焉一曰韓退之二歲而孤先世家墓在河陽一  
曰歐陽永叔四歲而孤其考妣俱葬吉之瀧岡河  
陽之墓退之時或徃省瀧岡之阡永叔因相葬其  
母僅一至焉墓畢即徃穎終身不復再至永叔固  
嘗自為文表瀧岡之阡退之於河陽竟未聞其有

惟祭十二郎文有吾待河陽省墳墓女孀之  
銘有婦骨於南之河陽二語耳今憲副君亦蚤孤  
其先隴去家僅數里許自其家食時非但歲時節  
序拜掃饋奠於其間匪朝伊夕可以數數展視及  
其宦游所至過家上塚動輒得便其視退之歲時  
徃省者固有間矣矧又名卿才大夫士為詩文以  
發揮其幽潛之光使之昭播於天下後世其視瀧  
岡蓋亦庶幾矣乎嗟夫謹體魄之藏以固其骨  
廣顯揚之孝以永其令名此固人子奉親之道亦  
親之所以望於其子者也是故千載之下使人知



有瀧岡之阡迂道以往觀下車而端拜者以有表  
墓道之文在焉耳雖然文可能也使人因其子言  
信其父篤享親之孝存卹獄之仁而不疑者為難  
能也憲副君生後歐陽子數百年皆大江以西之  
人劔江與歐鄉相望數百里間其尚知所以嚮慕  
哉

中和書堂詩序

昔之人開門而出仕則畦步朝廷之上閉門而歸  
隱則俯仰山林之下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  
不可者豈有他哉誠以其未仕而學也有歲修之

所既仕而休也有歸宿之地耳近世士大夫以官  
為家其處也若寄而其出也若浮有能於未仕之  
時而豫為歸休之計者其為慮也豈不遠且周哉  
予友何君鉞世居雷城之良隅去其所居十里而  
近有別業曰中和君即其地築室以為歲修之所  
因其地名以為之曰中和書堂朝夕於此講學焉  
殆十寒暑矣歲庚午以易經領廣東鄉薦又六年  
始隨計來京師卒業太學援例寧親南還戒行  
有日國子助教文江湖先生嘗教雷之邑庠遊於  
斯而樂焉因遍求其同官者賦詩若干章以紀其

盛因以送君之行既裝潢成軸虛其首簡以徵予序夫中和之說見於子思子之中庸蓋以無所偏倚發皆中節為義也君非有意取斯義以為堂之名而地之名偶有合焉所居之地適有合乎所學之道而因取以為所居之名豈偶然而已哉蓋有心而必求不若無心而冥會彼哉夸毗之子竊古聖賢之糟粕高自標榜以為美名務以張大於人然而言與行違名與實反者多矣孰若君之名是堂因其自然者以取之哉嗚呼天之所造地之所設昔人之所以命名蓋必有所待者矣君始焉於

此乎學中焉由此以仕終焉復此以歸老其必一本乎中和之德而無悖於中庸之道乎若然則君之慮不但遠而且周其亦庶乎不備於一偏而皆中其節矣予不敏敢書此以為羣玉之冠

著存堂詩序

人之有是身父母生之也心也者與身俱生未始須臾死焉者也是以古之孝子也親雖死而不死之非古之人有奇術神劑能起死者而生之也顧吾心之耿耿焉者不可死耳心具乎理理本乎天未嘗死則理未嘗死理未嘗死則心未嘗死然

則吾親之或存或亡雖異也而吾之心烏可以其  
存亡而生死之哉禮所謂著存不忘乎心者其以  
此歟吾友岳陽劉君旭於其二親既沒之後扁其  
堂曰著存所以致其孝思也一時賢士大夫聞而  
嘉之徃徃為之賦詠積久成帙間以示予命予序  
其首簡嗟乎君好禮者也其於四十七篇之義無  
所取焉而獨擇夫此二言豈無所自哉蓋亦所謂  
不死其親也邪蓋可死者形不可死者心心之所  
以不死者理理之所以不死者天父母者子之天  
而子所天者也父母之於子亦如天之於物舉天

下之物自巨至細無一而非天之所生舉人子之  
身自首至踵無一而非親之所生無一物而非天  
無一體而非親故容不以形而見言不以聲而聞  
豈以生死而異乎哉彼夫人之於其親也生而死  
視之死而鬼待之獨何心哉獨何心哉夫人也其  
身雖生而其心之死也久矣予於君也深有感焉  
故不辭而為之序

菊感詩卷序

古之人於菊愛之者有矣未聞感之者也蓋愛之  
者情鍾乎物感之者物動乎情愛可以已感則有

不容已者矣予友蔣希舜間手一軸示予曰此刻  
張胄仲冀菊感卷也始仲冀之尊甫以九月九日  
生適菊有黃華之候歲常會客賞花以為其大父  
母壽後其尊甫及大父母俱物故仲冀每遇茲辰  
覩是花而感動於心因扁其所居之軒曰菊感志  
思也一時大夫士名能詩者咸歌詠之以某與子  
交莫逆也俾某代之求予一言以弁其端嗟夫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心也心不自動因感而動人  
非木石心非死灰未有感而不動者也矧父母之  
於子本同一氣則其所以觸物興感者尤不容已

雖然感之者物也而所以感者非物也是故父嗜  
羊棗而口不忍嗜不為羊棗也父名石而足不忍  
踐不為石也父之書母之栝圈而手不忍用不為  
書與栝圈也祖之硯而目不忍視不為硯也然則  
張之感於菊者亦豈為菊感哉其必有不  
容已者矣是為序

續溪項氏紹先詩冊序

德興邑治之南若干里有地名續溪邑鉅姓項氏  
世居焉續溪距宋張忠定公所居吳園村不遠張  
項世為婚姻家有項生森者張出也予教太學時

生為太學生穎然出倫類中予已異之又以其舅  
氏張公英知吾府事數侍講下益知其為人暨予  
官內閣生以舍選歷事都府時天下無事戎務  
清簡得以暇日從事佔畢予延之於家塾訓孤孫  
以端其蒙養之初且將暮矣今係籍銓曹將歸故  
鄉溫習故業以俟再試臨行出二冊以示予且曰  
森高祖養默翁嘗去家一里許小茅山下建屋數  
楹即山名名之以為讀書之所山前臨溪又構重  
閣而以風泉名焉一時名人多有題詠又傾圮詩  
文隨亦散失森問於鄉先輩遺文中得其一二慨

然思欲復先業之舊然顧瞻故趾薄於先塋乃改  
建於家居巨山之下其規制亦如先祖之舊仍以  
舊扁扁焉森來京師徧干縉紳士大夫詩文以  
昭先志啓後人積久成帙敢希一言以弁其首嗟  
乎此正予所以延吾子訓孤孫之意也陽城有言  
夫學所以學忠與孝也孝本乎天性存於人心夫  
人有之而於父祖子孫一氣相承尤親切焉孟子  
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有後矣乃不克負荷乃弗  
善繼述有善義而不為宣揚有基業而不能保守  
有之若無焉不孝之罪亦焉逃哉是以古之孝子

既謹嗣續之傳尤嚴義方之訓良有以夫生居予  
門下讀書訓蒙之暇未嘗一預外事其身雖處  
京師逆旅之中而其心無一日而不在桑梓松楸  
之下觀其於先世之故業遺文起其廢於數世之  
後播其美於衆賢之言哀為鉅帙以遺後人使其  
對手澤而永君子之澤即心畫而推廣前人之心  
世濟其美寧有既邪所謂宣揚善義保守基業之  
孝生蓋有之項氏可謂有後矣他日必當大有所  
成就不但已也古人有言以身教者從區區所以  
托孤孫於吾子也其將來必有所效法而興起也夫

徐氏十詠詩序

江陰徐景南氏以貴雄其鄉世以詩禮相承為邑  
人望遇歲歉嘗出粟賑饑得旌門閭賜冠帶其  
冢嗣願以薦為中書舍人仲子泰又以上舍生領  
京闈首薦景南氏念世德之承有人婚嫁之愿已  
畢厭邑居之喧雜樂林壑之幽靜環所居數里間  
取其景與意會者列為十題命其子泰遍求當世  
名能詩者詠之凡若干人皆一時名卿才大夫總  
得詩若干首其詩清新俊逸渾涵雅澹各稱其人  
既粹成帙介其友錙尚質求文為序夫一物有一

物之趣有趣斯可樂樂之不已而形於言言之不足而成章豈非至樂也哉或以謂予樂之至者惟覽而自得者為真而想像以形容之者雖妙於言語文字極力摹寫終莫能得其彷彿况夫高人隱士所得山林之趣泉石之勝尤非軒冕之士所能悉者今乃舍己之真見而求其似於彼之所聞彼言者固未必得真而求言者無乃亦非真知至樂者哉予以為真知至樂者無待人言然非人言則無以動盪其天然之趣而發其不能言之妙夫假衆言以發吾之不言則凡吾之所獨得與吾之所

不能宣者皆有以永言詠歌之無已焉則至樂之真庶幾由此以流行遠邇傳播無窮也哉景南氏之命題諸公之賦詠似皆有見乎此者於是乎書以畀之俾書以冠諸作者

恩榮八詠詩序

恩榮八詠詩一帙名卿才大夫士為安成一齋彭公作也公以儒科發身敷歷中外以至歸休於家享有天倫之樂重荷 綸命之褒無非 上之恩賜而得以為榮者也於乎盛哉蓋嘗誦夫古人擊壤之歌矣其出入作息皆曰帝力之何有

而今諸公之歌詠彭公也凡其平生履歷一一以  
歸之於

上之恩榮焉夫豈無謂哉蓋君子與小人不同野  
人之忘帝力由之而不知也而君子則通大道明  
大義既而委質為臣凡吾之一身由內而外自頂  
至踵皆君所有者是以一呼吸之適一搖手動足  
之稱愜無非君賜者又况吾之親屬得以聯絡而  
親比吾之名爵得以顯榮而光輝吾之身體得以  
飽煖而安逸敢忘所自哉是詩之作一一以歸於  
上之恩榮也宜矣予於是不特見公遭遇之隆功

業之卓退休之決父子夫婦兄弟之盛而實因以  
見

聖上之於臣子深仁厚澤與昊天一罔極之恩焉  
嗚呼盛哉公之子彥實粹諸公之詩既成帙學士  
呂先生為序其首將寓歸以為公壽也適公以事  
至京師彥實偕其北儀曹主事彥克拜以獻焉  
公謂彥實曰汝之同年又同官嘗為文送汝兄者  
予誦而喜之詩後之序不必求之顯者得斯人為  
之可矣未幾公捐館舍彥實道公之言而義不得  
辭也乃泣而書諸作者之後



岐山八景詩序

瓊城之東兩舍許有滕地曰條岐其山謂之岐山  
山之形若樹屏然蒼翠之色四時不渝山之下有  
水水之流紆迤若帶繚繞乎田塍之間其彌望可  
數十里越田而南有墟市焉鄉人之貿易者恒晨  
集于是蓋亦一方之勝景也友人蒙亨時中世居  
其間居之前有池池之中有島島之上雜植花木  
而環其居者入有榕樹柳柳之屬遠而望之鬱然  
深秀之中棟宇隱然在焉則又據山水之勝而獨  
得之者也君以易經發身賢科游宦四方因即其

勝釐為八景携以自隨遇能詩者輒請賦之以予  
為同學而特以序見屬夫蒙君明易者也而君之  
姓即山下出泉之象而君之居上山也下水也又  
與蒙之象合觀於山也有艮之象觀於木也有升  
之象觀於水之流也有坎之象觀於水之止也有  
兌之象於田而耒耜也有益之象於市而交易也  
有噬嗑之象一寓司之頃而易之理備焉矧君之  
姓蒙也名亨也字時中也於蒙卦之義盡矣所以  
果行育德者有自矣則其於俯仰之間顧瞻之際  
而八景者粲然於目油然於心所謂思下出其位

積小以高大以常德行以資講習以足天下之食  
以致天下之民所以修身致用之具盡在是矣豈  
獨玩適而已哉夫天地間無往而非易易之象無  
往而不有有是象則有是理君之專門以易其造  
於易之理也必深矣予固推易之義以序之君之  
子克昌從學於予亦傳君之易學者也質粹而幼  
悟蒙九二之克家予其在茲乎岐山之山水不徒  
然矣是爲序

人之姑與婦也世人恒言三代之俗比屋可封蓋  
謂後世可封者少而言也當是之時人心正倫理  
明風俗淳厚人固不知何者爲節義又烏知有所  
謂旌封之典哉今觀邵氏一門姑以青年喪其夫  
守志不貳以育其子子既長爲之娶婦未幾亦如  
其姑守志不貳以育其孫婦姑一心保遺孤以元  
宗祀噫使比天下爲人婦者不幸而喪所天人皆  
如邵氏之婦與姑則比屋可封之俗豈不復見於  
今哉雖然世俗日趨於下而邵氏一家獨有三代  
盛時之遺風亦可見天理民彝之在人今猶古也

孰謂三代之治不可復哉今其孤智承二母之教  
果能以進士起家為監察御史而

朝廷旌封之典與推恩之命將不日同下矣嗚

呼天理於是乎定矣御史君以予同鄉求為詩序

敢援古人序柝舟例書此引諸作者之首成化

### 宦途履歷圖詩序

金川盧公崇秩明尚書蔡氏傳由序序歌鹿鳴遊  
太學試春官進對一  
大廷擢監察御史歷湖廣按  
察副使未幾陞貴臬並使階嘉議大夫秩正三品  
冠神芻之冠腰銀金之帶奉

九重之命掌一方之臬事可謂顯矣好事者即其  
平生履歷繪為圖十有一各命以名縉紳先生聞  
而榮之隨其名而賦以詩成化乙未公覲

闕庭出以示予屬序其首公自登進士以來凡三  
任皆風憲也夫仕進之途多矣而莫榮於進士歷  
官之階亦多矣而莫要於風憲世人之所以歆艷  
而愛慕之者得其一且以為榮公乃兼而有之凡  
平昔所以講明於庠序老試於有司舉而用之於  
內臺糾察之時發而施之於外臺廉問之際何者  
而非自唐虞夏商周四代書中來邪畫者得其形

似詠者言其梗槩未必得公之心也公宅心平恕  
怒與人交不為城府歷官所至忠慎廉正雖不為  
矯矯之行赫赫之名而吏民自然化服蓋庶幾有  
古老成之典刑焉此則公心也雖公亦不自知其  
所以然夫豈區區丹青之微言語之未所能形容  
也哉即是圖而觀之公仕宦如人之登階梯然舉  
足愈數則其身愈高不致其極不止也雖然致身  
於崇高之地固必假於階梯所寘之地必得夫平  
正固實之處然後有所憑藉而安以立焉不然吾  
恐其搖動而傾仆雖欲須臾焉以寄其足不可得

已况欲致其身於崇高之地乎所謂平正固實之  
地公之心是也予與公文幾三十年知公之心最  
為親切故舉以序諸作者之首使後之觀是圖詠  
是詩也知公之所以致顯榮而漸底乎崇高之地  
者皆本其一心也所以養其心而擴之者則又本  
乎五十八篇之書焉於是乎序成化十三年

奉鶴東入詩序

香山何用中自號琴鶴東入歲丁酉携琴自羊城  
須沂瀆溪越庾嶺沿章江而下會于大江抵金陵  
歷淮泗齊魯之境以達于京師浼某官何公為求

朝中名卿才大夫詠其所以為號者既成帙而以  
序引見屬昔宋趙清獻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  
時人稱其清蓋真有是二物也今用中所至携琴  
而已未必與鶴俱也而併以琴鶴為號何耶按蔡  
邕琴賦有云繁絃既抑雅聲乃揚而繼之以別鶴  
東翔之語江總琴詩亦云可憐澤陽水雕為綺琴  
而繼之以戲鶴聞應舞之句則琴中有鶴也尚矣  
人患無琴爾不患無鶴也琴之所至鶴必隨之誠  
能調均而按徽涉綠水而奏清徵分以節度窮松  
窈眇則聲音感召之妙理契合一符有莫知其所以

以然而然者矣奚必圓吭而脩趾駐頰而翫耳踞  
蹠以起舞於搏拊之餘嘹唳以和鳴於操弄之頃  
夫然後謂之有琴與鶴也哉用中出自嶺海質美  
而氣清世以賞雉其鄉自幼有志世用既而擺落世  
務抗志青雲之表性嗜古琴以禁邪之具與警露  
之禽物異而趣同也因以琴鶴東人自號蓋自方  
於昔人所謂東道主人者焉當夫風清月明之時  
宴坐清泉白石之間按徽而度曲以為別鶴之操  
安知夫寒廊之表無有所謂玄裳縞衣翅如車輪  
戛然長鳴翩翩而來下者耶誠有之則予言為不

誣矣用中生 清明之時居清幽之地以清楚之  
姿而為是清物之東道主又得清德如何公皆為  
之求名公鄉之清詩妙句以發揮之豈非天地間  
一清事哉予故不辭而為之序成化十

### 孝慕堂詩序

有親不得終養乃至於既沒而思慕之豈人子之  
本心哉然不徒慕之而又名其堂以表厥心其情  
亦可悲已此諸君於政和陳君孝慕之堂之作而  
為之詠嘆不已也君以鄉貢進士卒於太學擢光  
祿寺良醞署署正供事 內庭既三朝考稱

天子推恩封其先府君如君官先妣為安人

命既下君消然流涕以得祿不逮養為恨於是乎  
以孝慕名其堂著不忘也一時縉紳大夫名能文  
者咸賦詩詠之積久成帙以予居相隣也虛首簡  
俾為序予讀而悲之嗟乎至親莫如父子人子之  
於親孰不膝朝欲膝下以承顏順志為養哉然非  
親志也不得已官學四方將以求君之祿以養吾  
親假 君之寵以榮吾親一旦幸如其志又孰不  
欲吾親久安享而光榮之庶得以少償其平日教  
養期待之志之萬一哉然而子成名而親不及見

得祿而親不及享荷 恩而親不及躬受者多矣  
至是則凡其子平日所以求為親者適足以自為  
而已於親何有焉為人子者不幸而及於此其心  
寧能一日安哉蘇子曰微生真草木何處謝天力  
慈顏如春風不見桃李實三復蘇子斯言深有感  
乎陳君孝慕之心而益悲之於是乎書卷首以序  
詩君子之詩

南陵劉六八景詩

宣之南陵劉氏世業醫至時用甫繼其父為其邑  
之醫學官所居之勝其景有八時用各命以名一

時縉紳大夫多賦詩詠之既成帙虛者簡以徵  
序予觀時用即景以為之名者有深意焉蓋自醫  
而歸之儒本乎人而徵之天也夫黃奉之杏蘇鮑  
之橘此固醫之妙用也至於感太乙煎火之光寫  
清淺橫斜之趣契中通外直之理固晚景寒香之  
節非儒者不能焉然亦人事之常耳若夫產駢莖  
之竹同穎之和則有非人力所能到者矣非天孰  
為之耶異乎哉時用即景以命名也殆亦有意於  
合儒醫之道會天人之際者乎抑或其易不出於  
此而偶有合於彼乎使誠有意於此其必勉勉循

猶攻其世業反而求之乎吾儒之道無或少念焉  
則人事盡而天理見矣祥瑞之來庸不可異乎予  
聞時用之尊甫年幾八袞尚強無恙由醫而通  
儒者其於天人之際深有所契時用之命茲名必  
有所受持予言歸而叩焉而亦有合乎是為序

瓊臺類稿卷之十七終

瓊臺類稿卷之十七終



